

戴冰散文选集

不存在的分界

BUCUNZAIDEFENJIE

戴冰 著

不存在

不存在的分界

BUCUNZAIDEFENJI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存在的分界/戴冰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221-08944-1

I.①不… II.①戴…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8347号

书 名	不存在的分界
著 者	戴 冰
出 版 人	曹维琼
责任编辑	谢丹华
装帧设计	黄 冰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规 格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0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08944-1
定 价	28.00元

第四堵墙的回声（代序）

杜应国

他说

戴冰自选的散文随笔集邀我写几句话，我却像个被误选的人民代表，自觉心虚而噤嘴不前。尽管那边厢，戴冰“不存在”“分界”的吹拉弹唱很是热闹，但这边厢的我，却宁愿选择横亘着“他一我”分界的观众席就位。没想到的是，才入座不久，居然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也跟着那场里的闹声，忍不住的吆喝起来。由此倒想起了一个自我解嘲的说法——戏剧学中的第四堵墙理论，于是心安理得地发起言来。对戴冰而言，这是来自观众或读者的“他说”，未知算不算是以“第四种方式”参与了他的创作？

时间差与视觉差

戴冰是六八年生人，属六零后；我是五一年生人，属五零后。时间之差导致了命运之别，所以我不无妒忌地看到，几乎我们所错过的，戴冰们都赶上了。我们错过了最黄金的读书时代，错过了追逐梦想并将梦想转化为现实的奋斗

时光，最重要的是，我们错过了自我选择，自我形塑的青春年华。因此，在我们的身上，有着太多的集体宿命、集体色彩：集体造反、集体受宠、集体放逐，而后是集体回城、集体就业、集体下岗……而戴冰们却是携带着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自我登上他们的人生舞台的。所以，他要画画便画画，要玩乐器便玩乐器，要写诗便写诗，要想当乐歌手便也真的去作了几年歌手……总之，他可以将自己的经历或爱好像解数学题一样，解错了涂掉，再重来，亦如他可以在“不存在（的）分界”的世界里信马由缰，纵情跑马一样。如此的自由与洒脱，能不叫人羨煞慕煞惭煞恨煞？又或许，这只是时间差导致的视角差？

关于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是个历史符号，也是个世界标记。战后几乎所有最具影响和颠覆的精神事件都发生在六十年代：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墙突现、中苏论战、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及其之后的遇害、马尔库塞的《单面人》、肯尼迪被刺、越战与美国校园的反战运动、中国的文革、后现代的兴起、格瓦拉之死、巴黎的五月风暴和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等等。总而言之，是“惊涛裂岸，浊浪排空”，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是“环球

同此凉热”外加“搅得周天寒彻”的时代。

揆诸后来的历史发展，用亨廷顿“第三波”的眼光去看，六十年代正是世界性的专制主义与民主潮流激荡厮杀，且即将见出分晓的时代，也是世界民主体制在内外的压力和冲击下，又一次面临其内在机制的调节和自我修复的时代。

未知戴冰是否感应到了这样的时代脉冲？但他后来的爱好、影响和熏陶，都或多或少地与六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流风余韵有关则是他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譬如，他喜欢的摇滚，就诞生在六十年代（引领风潮的甲壳虫乐队就诞生在1962年的英国）；他崇拜的崔健，也是六十年代（1961年）生人；甚至连他羡慕不已的电子吉他，也是出现在六十年代（1965年鲍勃·迪伦第一次开始使用电声乐器）；还有诗——戴冰喜欢的以朦胧诗为代表的现代诗，不也是滥觞于六十年代，滥觞于食指、北岛等最早发出的歌吟么？似乎还不仅止于此，在某种意义上，戴冰少年时代的那些调皮、顽劣和恶作剧（《烫脚读书》、《少年武士梦》、《在路上》等），是不是也承继着某种六十年代的精神因子呢？

所以，当戴冰说，中国的八十年代就是美国的六十年代时，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唯一要补充的是，不止是美国，而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六十年代。

八十年代、摇滚及其他

八十年代是个激荡人心的年代。由于禁锢太久，隔膜太久，一旦国门洞开，西潮汹涌，扑面而来。由此引发了一场影响至深且远的文化热——二十世纪第二次西学东渐的高潮。

伴随着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以及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异化理论等等而来的，是邓丽君、录音机、电子表、蛤蟆镜，以及喇叭裤、牛仔衣、电子琴、披头式和摇滚乐等等。软件和硬件，精神与物质，拒斥与接受，论争和消费，就这样猝不及防地闯进了我们的生活。

当我们醉心于那些五花八门的主义与思潮，对它们给静若死水的中国带来的冲击与荡涤振奋欢呼，心荡神驰，而对那些所谓物质主义的东西则佯装不见，甚至欲迎还拒时，耳濡目染的戴冰们却像但丁所说的那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自然而然就敞开胸怀接受了这些所谓的洪水猛兽；当比我们更老的一代（也是最坚硬的一代），企图用他们所习以为常的运动方式发起最后的抵制时，这些东西已经在最适应它的青年群体中弥散开来，纵然动用锤子剪刀也是斩不断，理还乱了。

其实，这是一个不可违逆的文化交融过程。八十年代在中国上演的一幕，六十年代以后，早已随着苏东各国萌发

的解冻与改革，先后在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前苏联等国，一一上演过了。曾几何时，这些被视为消沉颓废与腐朽没落之标志的靡靡之音，转瞬之间便成了铁幕遮蔽下年轻一代的最爱。这恰恰证明，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用所谓的阶级、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等的藩篱，是阻挡不住它传播、认同与普及的进程的。所以，戴冰说：“摇滚不仅是一种音乐，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摇滚与崔健》）。正因为是“一种文化”（当然不仅限于摇滚），所以它对人的浸染和熏陶是缓慢的，由外及内的。

事实上，正是八十年代——让人无限怀念的八十年代，以它特有的宽松与多元，丰富与包容，为戴冰和他的同龄人们提供了合适的精神土壤、文化氛围。所以，他才能在他的武士梦之后继续他的吉他梦、摇滚梦，以及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的读书梦……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悄悄吸收着时代的精神养分，为后来的选择、创作和自我设计积蓄着能量。戴冰今天的写作、阅读和思考证实了这一点。

不管怎样，文化的八十年代就是这样没有偏废地将它所携带的礼物，公平合理地分配在两拨人身上。一拨先享受思想，再接受物质；一拨先享受物质，再消化思想。

两组文字

这是两组颇为别致的文字。

一组《阅读小语》，是戴冰为袁政谦先生的《天堂之旅》写下的读后感，原附于集中各篇作品之末。除了编排形式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内容。不敢说篇篇精到，但篇篇都写得很费心思却是事实。戴冰不愧是搞创作的，话也说得坦率，如对《海边》，就直言自己并不喜欢。坦率之外，还有敏锐，如《水榭》阅读小语，讲到原作中那句提示“没有饵食的鱼钩”时，说它“着了迹象，黑了本该是白的地方”；还有对《抵命》中那个着墨不多而又很关键的人物二奎爹的塑造，说他“因为‘扁平’，所以倒锋利了”等等，皆极富眼力。内中似这样出语精妙、老到且富于机锋的巧思妙语还有不少，恕不一一。我只想，能够拥有这样的读者，政谦先生何其幸乎。

另一组《惊虹赘语》，则是戴冰小说集《惊虹》的创作感言，也颇别致。难得他想到用这种方式，对每篇小说的写作背景、动机和素材来源等等，都作出交待。幸赖于此，我们有幸知道了不少在作品之外而又与作品有关的花絮、轶闻，知道了有的作品或是产生于某个偶然的念头如《弑》、《名单》、《斜视》等；或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如《小楼纪事》；甚或只是一个梦境如《拾枪》、《做梦的故事》等。

这些坦诚的题外告白，让我明白了，小说或者说文学，在戴冰们这里，早已经出离了我们所习惯的革命文艺的说教，已无须乎再去过多地负担甚么社会责任与教化功能，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作家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精神创造与自由活动。如戴冰所言：“我每天写上几页，体会到了巨大的游戏的愉悦，以及写作带给我的难以释怀的幸福感。”

“游戏的愉悦”，这或许就是戴冰们与老一代作家的区别罢？

博尔赫斯与时间

博尔赫斯我没有读过，本不该在此胡乱发言，但令戴冰和博尔赫斯着迷的“时间”，却也是我所关心的话题。因此，读了戴冰为博尔赫斯一口气写下的七篇文章之后，我不能不感到惊讶，其中有好几篇分明就像是很专业的哲学讨论嘛。

不过，在我看来，时间问题并不像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复杂，那样玄虚。时间肯定不是作家嘴里的绕口令，也不是哲学家喜欢玩弄的思维游戏。讨论时间以及其他哲学问题，不能忘记赫拉克利特的话：“人是万物的尺度”，当然也是时间的尺度。时间是一种与人有关的存在。在人面前，时间就是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它是一维的，单向的，不可逆的。且不论它是否有始有终（过去的教科书认为，时间也

包括空间是无始无终的，而根据现今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时间和空间有开始也有结束。当然这只是一说），对人而言，时间只存在于永恒的现在中，或者说，现在是时间的永恒形态。犹如赖辛巴哈所说：“我们处在被叫做‘现在’的这一流程的中央，但是，目前是现在的东西正在滑到过去中去，同时我们又移向一个新的现在，永远地留在一个永恒的现在中。我们不能制止这个流程，我们不能使它倒行，而使过去回来；它冷酷无情地载着我们前进，不让我们停息一下。”人类的历史，就是芝诺飞矢不动原理中那个转瞬即逝的瞬间——亦即连绵无尽的现在连续铺陈下来的轨迹，人类就依附于这个刻刻向前移动的现在并在其上结绳记事，留下印记，形成历史。对人类而言，博尔赫斯所有关于时间的想象都只是想象。他尽可以在他那充满了分岔小径的、迷宫一样的花园里玩他的时间游戏，构想各种关于时间的可能性，借以表达他“对永恒的渴望”和“对存在的困惑”，但时间并不因此而改变什么。而我想说的是，幸亏不仅仅博尔赫斯，就是法力无边的现代科学也拿时间无可奈何，否则的话，狂妄自大的人类还不知会贪婪到何种地步，骄横到何种地步！现代科学给人类提供了征服自然甚至征服自己的无限可能。环顾宇内，天上人间地下，微观中观宏观，还有什么领域、什么地方没有留下人类的足迹？时间，只有时间敢于拒敌于国门

之外，将人类阻挡在永恒的妄想中。时间是唯一让人类感到近在咫尺却束手无策，望而却步的禁地。或者说，时间是上帝或造物主留在手里的最后一张底牌，是上帝或造物主用来阻止人类疯狂的最后一道围栏——不可逾越的围栏。时间是宇宙之谜，是宇宙或自然留给人类的最后一道无解的猜想。突破时间，就意味着突破宇宙，突破自然、秩序、规律、结构和逻各斯。那么，整个世界就真的要“脱榫了”、散架了，崩溃了……

关于文字

终于不能不谈谈戴冰的文字了。

似乎是江湖规矩：两人狭路相逢，一接招，就忍不住要想，对方什么来路？事实上，从起首的《金顶梵呗》开始，我就一直在捉摸，戴冰的文字是甚么来路？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最后的结论是，他跟我一样：无来路。

戴冰喜读书，喜写作，而且是从小说（还有诗歌）开始的写作。他书读得既多且杂，写作的路数又宽且广，这样，所有的东西混杂起来，就成了“迷踪拳”，看不出来路了。当然，这或许只是我眼拙。

叙事是戴冰的强项。尤其是那些关涉到他少年往事的篇什如《吉他》、《五种乐器》、《三个乐手和一个歌手》

等，戴冰的记述简直有点儿沉湎甚至是沉醉，让人不能不想起他当年对着一匹老马滔滔不绝的情景而由衷地夸赞一句：“阿Q真能做”——哎，我想说的是：戴冰真能说。不但能说，而且很注意细节——这或许得益于他写小说的功底。记得前两年，有一本叫做《细节决定成败》的书曾畅销一时。而戴冰（还有我）喜欢的茨威格的名作《人类群星闪耀时》，也是讲的细节对历史事件或事变的影响。在文学或写作上，细节的重要不言而喻。姑且模仿一句名言，一个细节胜过一打无谓的描写。细节是浓缩的描写或描述，是平面中的突起，是突起中最尖锐的锥点。这是戴冰叙事中最出色，最起彩，也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但我还要说，过于沉醉于叙事，也会造成推进的障碍和节奏的失调。如《金顶梵呗》，前面部分因叙事过密、过实而略显粘滞，致文不够疏朗、明快而有失空灵（当然并非所有文章都要空灵）。另一篇《祖母的安顺》则相反，前面铺陈不足，致收束部分缺乏应有的强度和冲击。《烫脚读书》似也有此问题，因对“烫脚”缺乏必要铺垫，结尾略显突兀，让人有些摸门不着。总之，纵算微瑕难免，也只属一孔之见，未必正确。

最后，还想再说说戴冰的笔调。尽管这批文章的时间跨度较大，笔调上有明显的变化，但我还是注意到，戴冰很

重视他的笔调，而且有明显的调式转换。叙述时，或奔放或绵缠，或节制或放纵；用语时冷时热，出句亦庄亦谐。议论中，则常透着机智与睿识，有时冷俏、老到，有时直白、率真，有时奇突峻拔，有时貌似平淡实乃平险，表面不动声色，实则机巧暗藏，稍一思忖，即令人莞尔……凡此种种，自然都要归功于他那良好的文字驾驭能力。只是从总体上看，文字还不够练达，故而笔调或者说风格还不甚明显。

总之，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戴冰都已经借博尔赫斯之口替我搭好了梯子：别人的评论或者曲解实际上丰富了他的创作。

于是，吾心释然，终于轻舒一口气。

2010年5月27日完稿

目录一

- 002 口弦的仙马
008 金顶梵呗
014 祖母的安顺
017 弱水三千一瓢饮
021 且将新火试新茶
024 烫脚读书
027 怀念风景
033 在路上
043 连环画三题
054 少年武士梦
068 匕首和船桨
078 街坊
090 文学的颜色
094 也说余秋雨
099 美丽的挽歌
104 师友小像
109 读友小札
140 《惊虹》赘语

目录二

- 164 摇滚与崔健
- 168 再见，杰克逊
- 173 断想罗大佑
- 178 吉他
- 182 电吉他
- 185 五种乐器
- 207 三个乐手和一个歌手
- 226 回忆音响
- 232 黑胶唱片

目录三

- 236 远见的盲者
——读《博尔赫斯文集》
- 239 博尔赫斯的花园
——读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
- 247 不能承受的永恒之重
——读博尔赫斯《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 253 没有一面镜子能反映我
——读博尔赫斯《阿莱夫》
- 265 不存在的分界
——读博尔赫斯《门槛旁边的人》
- 273 寻死之路
——读博尔赫斯《永生》
- 278 什么使博尔赫斯不安
——读博尔赫斯《吉诃德的部分魔术》
- 287 没有人给他寄钱的马尔克斯
——读马尔克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 293 无限之路
——读布扎蒂《七信使》
- 297 虚妄的墙
——读卡夫卡《万里长城建造时》
- 301 鲁尔弗的地狱世界
——读《胡安·鲁尔弗全集》
- 307 后记 / 戴冰